

原来 还是遇见 你

The original or meet
you

因为
是
离别
/
所以
不会
再见

风声晚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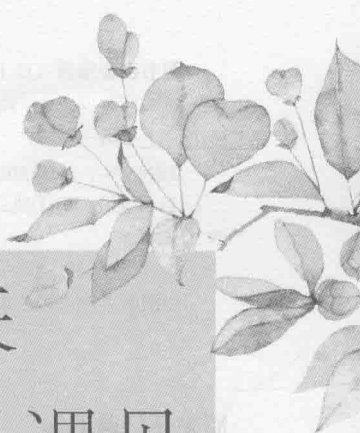
著

忠犬男二

校园
虐恋

她离别深爱的人 / 利用挚爱她的人
但上帝知道 顾喜彤是一个好姑娘

致青春收官系列 离歌
致明媚的青春和刀割般的离散



原来
还是遇见
你

The original or meet

you

风声晚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来还是遇见你 / 风声晚凉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221-13702-9

I. ①原… II. ①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2284号

原来还是遇见你

风声晚凉 著

出版人: 苏 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杜莉萍

责任编辑: 潘 媛

流程编辑: 潘 媛

特约编辑: 廖晓霞

装帧设计: Insect

封面绘制: 如 月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7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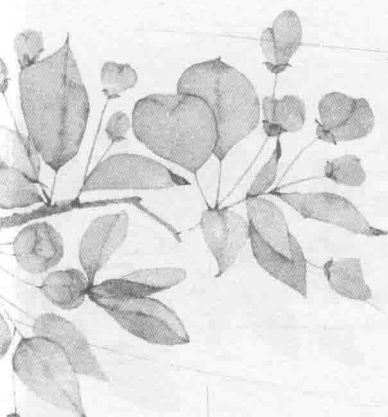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221-13702-9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2755298



原来还是 遇见你

The original or meet you _____

楔子 001

第一章 004

如果思念能回收眼泪，时间会不会治愈从前

第二章 022

让异乡的我用不熟悉的言语说他们的悲喜，而我再也不必参与

第三章 038

想到一个够远的地方，远得能扯断过往

第四章 056

也许路上偶尔会有风，风里依然有我们的歌

第五章 077

我拿什么跟你计较，我想留的你想忘掉

第六章 093

就算疲惫不堪，也认定你和我为伴





原来还是 遇见你

The original or meet you

第七章 108

人要畅快一点，把甘苦尝遍，最好是爱恨都体会，青春不浪费

第八章 121

我只有过往，却没有远方

第九章 161

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

第十章 197

当初我对爱情的想象，如今全都走了样

番外 244

爱是软肋，也是盔甲

后记 247

要努力做更好的自己



当初我对爱情的想象，如今全都走了样。

等到回头发现再没有可以相爱的力量，我们要用什么去换。

就算站在世界的顶端，身边没有人陪伴，又怎样。

楔子

The original or meet you

顾喜彤已经四天没有陆展年的消息了。

坊间充满了各种关于陆家的传闻，顾喜彤听得太多，从一开始情绪轻易被各种不明真假的新闻所牵动，到后来索性什么都不去看，什么都不去听。

不去听那些传言，不去看那些消息，就能假装一切都没发生，假装他一切都好。

有时候，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吧。

“叮咚——叮咚——叮咚——”

门铃持续不断地急促响着。

顾喜彤听得出来，韩冬屿的耐心已经被耗尽。

“砰砰砰！”

他大力拍门，语气却又尽可能温柔：“彤彤，不管有什么事你都先开门再说，好吗？”

这么些年来，他倒是难得对她低声下气，次次都是她低到尘埃里。

对面的住户打开门，怒气冲冲地说：“吵死了，也不看看现在

几点了？再这样我报警了啊！”

韩冬屿陪着笑脸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小声点。”

顾喜彤想象他费劲地压住火气跟人赔笑脸的样子，到底是有些不忍，心一软，就开了门。

感情也是一种习惯，这些年，她心疼他心疼惯了，就算到了这种时候，也舍不得他受一点罪。

韩冬屿第一时间侧身进了门，紧紧将顾喜彤抱在怀里。

“彤彤。”他深深地唤她的名字，良久，才松开手臂。

这是一个深情的拥抱，顾喜彤感觉得出来。但她睁着布满红血丝的大眼睛看着他，第一句话却是说：“有陆展年的消息了吗？”

韩冬屿的脸色微变，他不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一旁，说：“没有。我来找你不是向你报告他的消息的。”

顾喜彤不想理睬他的醋意，她问：“陆伯伯真的被抓了？陆灏年也被抓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明明你就是罪魁祸首，怎么会不清楚？”韩冬屿还没说完，就被顾喜彤愤怒尖厉的质问声打断。

“彤彤，这件事怎么怪到我头上呢？是，我承认我是写了举报材料，可如果陆家的靠山没出事，就算是一百份举报材料又能有什么作用？难道你不明白，他陆环宇能发展到今天，除了靠商业头脑，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现在他倒台了，只是因为他的靠山没有了，根本就与我无关。”韩冬屿尽量温和地解释道。

“全都是狗屁！”连日来的担心焦急终于爆发了，顾喜彤狠狠推开韩冬屿，哭得满脸眼泪，她泣不成声地说，“我不管，我不管什么靠山不靠山，也不管陆伯伯究竟做了什么，我只知道陆展年是无辜的……他是无辜的……”

“生在那样一个家庭，他怎么可能无辜？”韩冬屿怒极，他从

来没试过顾喜彤明明在他面前，却满心满眼都是另一个男人。这种感觉让他很不爽，很愤怒，怒气冲昏了头脑，他口不择言，“他们全都死有余辜！”

“啪！”

顾喜彤狠狠扇了他一耳光，哭吼道：“你把他给我找出来！我要他好好的！”

她一直哭一直哭，嘴里一直碎碎念：“陆展年，你要好好的，你一定要好好的……”

韩冬屿愣在原地，不敢相信地捂住自己的脸，过了好久，才红着眼睛问：“顾喜彤，你爱他？你爱上他了？什么时候的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不是亲口对我说你永远也不会背叛我吗？说！你说啊！”

第一章

如果思念能回收眼泪，时间会不会治愈从前

The original or meet you

1.

有时候模模糊糊地想起来，顾喜彤会觉得，十五岁以前的日子，像梦一样。像梦一样美好，却又像梦一样无法触及，只在清晨，空留枕边的一声叹息。

少不更事的她，曾经觉得自己幸福得像花儿一样。父母恩爱，家庭美满，不愁吃穿，成绩不算太好但也不坏，人缘不错，不缺朋友。因为长得漂亮，隔三岔五会有男生来要电话和QQ号，偶尔在小吃店吃东西，还会有人偷偷结账。

那个时候她真是热爱自己生活的这个小县城啊，县城里种了很多楠木，所以以树命名，叫楠县，离省会成都不到一个小时车程，可以享受大城市的便利，物价却低了很多，是个绝对宜居的地方。

父亲顾华忠是个典型的成都男人，爱老婆，怕老婆，俗称“耙耳朵”。他做得一手好菜，开出租车为生，整天乐呵呵的，休息的时候在河边茶铺里喝一杯十块钱的茶，就觉得很满足了。

母亲白瑞雪，四十岁却仍然保持着姣好的面容和体形。她守着一间卖衣服的小店，有空就去打麻将，最喜欢听别人夸她像顾喜彤的姐姐，最骄傲的便是顾喜彤很好地继承了她的优点，有一双又黑

又亮的大眼睛，鼻梁挺拔，嘴唇饱满而红润，在别人不是为雀斑就是为痘痘发愁时，她却拥有光洁白皙的肌肤，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小米牙，从幼儿园开始，就受尽师长宠爱。

这样的人生，若能一直持续下去，该多好啊。

可在这世上，幸福若没有不幸作对比，便也会失了颜色。就像顾喜彤若不曾经历后来的种种，便不会更深刻地懂得，十五岁以前的日子，就是她生命中最好的日子了。

她多想能永远停留在那少不更事的年纪啊。

她多希望，2008年那个初夏，那场举国皆恸的灾难，只是一个出现在电视剧里的情节，若不想看了，换台便是，抑或更简单，关掉电视便是。

可那一天，那场灾难，真真正正地发生了。

顾喜彤不太愿意回忆那一天。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愿意看到或听到“地震”两个字，有人来做慈善、献爱心，她都会在心里冷笑，觉得是作秀。专家说，这是精神受到创伤的后遗症，时间久了慢慢就会好起来。

但她却觉得自己从此再也没能好起来。

是的，那场灾难，便是世人皆知的“5·12汶川大地震”。

楠县有山有水，那山，属于龙门山脉的一部分，而汶川地震，在事后其实有专家提出，应该叫龙门山地震更准确一些，因为地震是由龙门山脉断层的活动引起的，除了震中汶川外，龙门山沿线一带很多县市的受灾情况都非常严重。

在此之前，顾喜彤从没经历过地震，对地震一无所知。她不仅数学不好，地理也很渣，所以那天下午地动山摇的时候，最开始她是真的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她记得那天是星期一，下午第一节课是她最头疼的数学，她正

好来例假，肚子疼，便借此机会跟数学老师请假去上厕所。

她所在的教室在一楼，走廊尽头便是厕所。她双手轻轻捂住小腹，慢吞吞地朝厕所走，快到门口时，她突然改了主意，决定多走几步，去操场角落那个厕所，这样可以拖延更多的时间。

上完厕所，她刚整理好自己，穿好裤子，还站在蹲位上，地面便开始晃动。一开始她以为自己低血糖，头晕，可地面颠簸得厉害，她完全站不住，头顶也开始有水泥块掉落下来，她惊恐万分地明白过来：地震了！

第一反应便是往外冲，可越是着急越不得章法，她一个踉跄，被地上一个水泥块绊倒，重重地摔倒在地，接着是轰隆隆的巨响，漫天的尘土。她吓傻了，双手捂住脑袋，紧紧闭上双眼，大脑一片空白，连“完蛋了”都没空去想。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是几秒钟，也许是几分钟，人在那样的情况下连一秒都会觉得漫长不已。总之，地面还在晃动，但厕所已经彻底垮塌，顾喜彤哆哆嗦嗦睁开眼，发现自己四周都是混乱的钢筋水泥之类的东西，她再一抬头，吓得魂飞魄散之余又庆幸不已。

她的身体上方，几个预制板交错搭在一起，而她，刚好身处那个交错余留出来的空间里，所以并没受伤。

真是菩萨保佑。她屏住呼吸，想爬出去，却发现校服裙子的裙摆不知道怎么被钩住了，她想挣脱，可身体一动就有水泥块掉落，她立马吓得僵住，像被施了定身术一般，不敢再挪动丝毫。

静下来之后，她才注意到外面的声音，建筑物垮塌的声音，很多人跑动的声音，哭泣的声音，不知道哪里的狗狂叫的声音。

她静静地呆着，以为马上就会有老师出现，然后很多人会合力将她救出来，爸爸会马上来接她回家。

她根本不知道这是一次多么严重的地震，也不知道这时候人人

都自顾不暇，谁会注意到她被困在这个偏僻的角落了？

她也不知道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余震，她所处的空间，随时可能被掩埋。

就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有急匆匆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地传过来，她马上大喊：“我在这里！”

她以为那人是来找她的。

脚步声犹犹豫豫地停下来，很快又响起，这次是由近及远，她吓得要死，怎么可以扔下她？

“救命！我在厕所里，被埋住了！”她不顾形象地大叫起来，几乎是带着哭腔了。她早就想哭了，只是不敢，况且哭了也没用，此时却忍不住泪花四溅，因为觉得委屈，觉得害怕，委屈没人理她，害怕被唯一的希望抛下。

脚步声终于靠近，顾喜彤看见一张焦急惊惶的男生的脸凑过来。她认识他，他叫韩冬屿，是高一的学长，上学期的校庆文艺会演，他担任男主持，听说马上要举行的县艺术节，他也是男主持人之一。

“师兄，帮帮我，我的裙子被钩住了，我出不来。”她语速很快，哀求道。

韩冬屿打量一番，找到她的裙子被钩住的地方，他从垮塌的建筑物废墟外伸手去够她的裙子，手指很快被磨破皮，却还是没办法将钩住的地方扯出来。

“没时间了，这样，你把裙子脱掉爬出来吧。”他严肃地说。

顾喜彤之前不是没想过这个办法，可第一，她被困住的空间太小，根本没给她移动手臂去拉裙子拉链的余地，第二，她好歹也是公认的初中部校花人选之一，叫她只穿一条内裤在那么多人面前出现，她实在没那个勇气。

韩冬屿却没给她犹豫的时间，他果断地摸索到她的后腰，拉开

拉链，然后抓住她的手臂开始往外拖。

一切发生得太快，顾喜彤还来不及去为这个动作而脸红，身体就已经感觉到阵阵剧痛，应该是皮肤被磨破皮了，她手脚并用，狼狈地爬出来，还没站稳，余震就来了。

又是一阵颠簸，她差点摔倒，下意识紧紧抓住韩冬屿的手臂，而身后那堆建筑物废墟又发出轰隆隆的声音，不过几秒钟，她刚才所处的空间已经被水泥砖块填满。

她后怕不已，眼泪马上夺眶而出，下半身只穿着内裤这种事，在此刻也已经不足挂齿。

韩冬屿却没空等她平复心情，更没空接受她的感谢，他飞快地脱下上身的白色校服T恤扔给她：“穿上吧。我要回家去看我妈，先走了。”说完便急匆匆地跑开了。

顾喜彤边哭，边在自己的校服T恤外面再套上韩冬屿的T恤，他个子高，校服又宽大，所以她穿上他的衣服，完全能把屁股盖住。

她穿好衣服后哭着回头，看见操场上聚集着的慌乱的人群，才懵懵懂懂地意识到，这次地震似乎很严重。

到底有多严重呢？

街边的房子垮掉了，路边躺着伤员，不小心会看见尸体……这些对顾喜彤来说，都还不算最严重。

最严重的是，她费尽周折，才在县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设的临时医疗点找到妈妈，她的手和腿都受伤了。

不，不对，这也不是最严重的，因为即使是受伤了，但妈妈至少还是陪在自己身边的。

比这更严重的是，妈妈告诉她，今天下午，爸爸接了两个客人去山里游玩，此时山里的情况尚不清楚，因为交通中断了，通讯也中断了。

后面那段时间的事情，顾喜彤都记不清了。

或者说，她不想记起来。

看了太多的鲜血、太多的伤痛、太多的眼泪，经历了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惶恐、慌乱、茫然、担忧、害怕、绝望。

后来，她再也没有听到过爸爸的任何消息，只知道那座山山体垮塌，死伤无数。那些去山里拍婚纱照的新人、那些全家老小去山里旅游的游客、山里的住户，以及，像顾喜彤的爸爸这样的路人，就这样永远留在了那座大山里。

甚至包括爸爸的出租车，也永远消失在山里，连一点线索都没能留给他的妻女。

幸福戛然而止，顾喜彤过去十五年里觉得天经地义的东西，从此以后再难得到，她曾经觉得再平常不过的日子，此后，再也不能拥有。

也正是因为有了过去那些美好日子的对比，此后的生活，才更让她觉得痛苦。

2.

那一年，顾喜彤那届初中毕业生没有参加中考。上高中的成绩是按之前几次考试的平均成绩来算的，算下来，顾喜彤刚够楠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

但她却根本没心思考虑上学的事。

家里的房子不能住了，妈妈的衣服铺子没有了，左手还落下残疾，食指残缺，不能用力。

办完爸爸的身后事，母女俩住在安置灾民的帐篷里，相对无言，默默垂泪。

其实顾喜彤很讨厌这种感觉。

这些天，她流了太多的眼泪，也看了太多的眼泪。在灾难猝不

及防来临的时候，人类显得那么渺小、那么无力，而悲伤和眼泪，改变不了任何，只会让自己在自怜自艾的情绪里一直沉沦。

她讨厌被同情的感觉，讨厌成为弱者，讨厌廉价又无用的眼泪。

但每次只要妈妈一流泪，她就不由自主地觉得鼻子发酸。大概，是母女连心吧。

突然，有人撩起帐篷门，是住在旁边的何叔叔。他热情地对白瑞雪说：“白小妹妹，听说有个搞慈善的富太太来了，还要选几个学生来资助呢，你赶快带你家彤彤去看看，万一被选上了，可是好事一桩啊。”

白瑞雪赶紧擦掉眼泪，露出感激的笑容：“嗯，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去，谢谢你啊何大哥。”

顾喜彤不想去。她心里明白，很多好心人都对这次地震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帮助，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种时候并不是一句空话。

但她也见到一些受灾并不严重，却因为头脑“灵活”，善于拉关系钻空子的人，因为地震，反而得到了很多好处。

她更受不了有的灾民不得不在媒体面前、在志愿者面前、在慈善家面前，一遍又一遍地撕开自己的伤口，讲述自己的故事。

还有那些为了获得更多捐助，从一开始真正伤心，到后来表演伤痛的人。

这短短几十天，她见识到的人生百态，比过去十五年见到的加起来都多。她的世界一次次受到冲击，她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想，怎么做，最后索性选择了封闭自己。

但妈妈要她必须去。

“上高中的费用不便宜，要是真能选中咱们，有啥不好的？”

白瑞雪容不得她反抗，拉起她就走。

远远就看见一个帐篷前面围着一堆媒体，拿话筒的、拿相机的、扛摄像机的，阵势不小。

旁边已经有好些家长带着孩子等着了，有几岁的小学生，十几岁的中学生，甚至还有一个大学生。

顾喜彤被白瑞雪按到角落一个凳子上坐下，开始打量媒体围着的那个人。以前她对记者什么的很好奇，可经过这次地震，她算是看够了那些话筒、照相机、摄像机，更是听够了记者的采访。

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虽然打扮得很低调，但一看就是有钱人，她熟练地回答记者的提问，面对镜头落落大方，应该是经常面对公众的人。她留齐耳短发，妆容利落，顾喜彤觉得自己的妈妈就算妈妈辈里的美人了，但这个贵妇人却比妈妈还要漂亮些。

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些媒体让出一条路，那个贵妇人走过来，很亲切地开始跟这群家长和孩子交谈。

顾喜彤注意到，她身边除了几个随从人员外，还有个看起来跟自己年龄相当的男孩子，他打扮光鲜、面容俊秀，像是贵妇人的儿子。

等待多时的家长们开始七嘴八舌地介绍起自己家里的受灾情况以及孩子的学习状况，几乎家家户户都夸大了自己受灾的情况，至于孩子，更是个个被吹捧得天上有地下无，要多优秀有多优秀。

甚至有小孩当场表演起了才艺，年龄大些的也有磕磕巴巴背诵英文的，整个场面好不热闹。

顾喜彤静静地坐在角落，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滋味，难过吗？悲哀吗？好像都不是。觉得可笑吗，是反感还是同情呢？也说不上来。

她只知道，此刻她多希望自己只是个局外人。

轮到她时，白瑞雪自然也把她夸成了一朵花。她不想让妈妈丢

脸，努力装出乖巧的样子，其实心里一片漠然。

贵妇人听完顾喜彤的情况，随意地说了一句：“马上要上高中呀，那跟我家小星一样啊。”旁边的随从个个都是人精，马上就明白贵妇人的意思了，登记信息时，又特地跟顾妈妈确定了一遍。

那个叫小星的男孩子听了妈妈的话，也多看了顾喜彤一眼，这一看，才发现原来这里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即使只穿着简单的T恤和短裤，绑个马尾，也让人眼前一亮。让他意外的是，她的眼中没有他早已看惯的巴结和奉承，反倒……有一点冷漠。

地震的时候他只是受了一点点惊吓，自然不懂那冷漠是从何而来。

越是不懂，他越是忍不住要多看她几眼。

喧嚣过后，资助对象当场就确定了，被选中的人雀跃不已，落选的有点不甘，但大部分人本来也只是来试试看，没抱太大希望，所以有的默默散去，有的留下来看记者采访那些被选中的人。

顾喜彤听见有家长边往回走边埋怨孩子刚才的才艺没表演好，挨骂的孩子不敢还嘴，闷闷不乐地噘着嘴。

她被选中了。妈妈高兴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她和其他几个孩子一起被媒体包围着，脸上挂着机械的笑容，也不知道自己都回答了些什么。

散场后，她跟着妈妈往回走，何叔叔和妈妈有说有笑，她偏过头去看妈妈，那笑容真是久违了，能让妈妈开心一点，有什么不好呢？这样想着，她又释然了。

3.

过了几天，白瑞雪接到消息，富太太会资助顾喜彤去芙蓉中学上学。

富太太来的那天，她们只根据记者的称呼知道她姓秦，别的一